

龚自珍的戒诗与学佛

读过定庵集的人，都会碰到这样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，即龚自珍为什么戒诗。嘉庆二十五年秋，龚自珍发愤戒诗，不再写作。道光元年夏，因考军机章京未录，赋《小游仙诗》，遂破戒。至道光七年十月，编定这一时期所作的诗为《破戒草》后，又发愤戒诗：“今年真戒诗，才尽何伤乎？”此后，就不大动笔。道光十九年，辞官出京，又破戒写成了有名的三一五首《己亥杂诗》。

这是为什么呢？

搞清楚这一问题，将有助于我们深入地了解龚自珍生平、思想和创作的某些侧面。

嘉庆二十五年，龚自珍有《观心》诗：

结习真难尽，观心屏见闻。烧香僧出定，诤梦鬼论文。幽绪不可食，新诗如乱云。鲁阳戈纵挽，万虑亦纷纷。

观心，佛家语，佛教“四观”之一，即观察心性如何，是一种修证方法。佛教天台宗特别强调“观心”功夫，有所谓“一心三观”法。在这首诗里，龚自珍说自己“幽绪”繁杂，新诗如云，万虑纷纷，不能平静，即使有挥日的鲁阳之戈也无法把它们排遣。龚自珍不满意这种情况，他要忏悔，于是，写了《又忏心一首》，再次陈述思潮起伏的情况：白天，考虑的是“经济文章”；晚上，是“幽光狂慧”。来时汹涌，去尚缠绵，简直无法抑制。这一切，构成了龚自珍的“心

病”。在无可奈何中，他只能把自己的作品付之一炬——“寓言决欲就灯烧”了。这次烧掉的是什么，已不可考。但稍后，龚自珍又把他的《丞相胡同春梦诗二十绝句》烧了。理由呢？是因为“梦中伤骨醒难支”。这些诗，使他梦中、醒中都很痛苦。

烧，只能毁已成的作品；要使思想平静，排除纷纷的万虑，还是干脆不写好。这一年秋天，龚自珍开始戒诗了。他有《戒诗五章》，中云：

律居三藏一，天龙所护持。我今戒为诗，戒律一如之。

我有第一谛，不落文字中……百年守尸罗，十色毋陆离。

尸罗，梵语，意译为戒。龚自珍宣布，要像佛教徒守戒律一样戒诗。他高兴地说：自己早年得了“心疾”，充满了幽想奇悟，现在终于走上“康庄”大道了。他又说：“不遇善知识，安知因地孽！戒诗当有诗，如偈亦如偈。”“善知识”，佛家语，好朋友之意，这里指龚自珍的佛学导师江沅（铁君）。《戒诗五章》前，龚自珍有《铁君惠书，有玉想琼思之语，衍成一诗答之》，诗云：

我昨青鸾背上行，美人规劝听分明：不须文字传言语，玉想琼思过一生。

这里的“美人”，即指江沅。“不须文字传言语”，可见，龚自珍的戒诗是江沅“规劝”的结果。江沅对龚自珍的学佛有过很大希望，曾称赞他有“般若根”^①。道光元年以后，龚自珍不能守戒，江沅还曾写信责备。江信今不传，但从龚自珍的回信中是可以看得出来的。《与江居士笺》云：

至于手教，虑信根退，想戏弄之言……顾致语言，简文字，省中年之心力，外境迭至，如风吹水，万态皆有，皆成文章，水何容拒之哉！

这是龚自珍的辩解之词：自己虽然想少说话，少为诗作文，但“外境迭至”，实际上做不到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：《戒诗五章》中有一首诗和他的一篇皈依佛教的《发大心文》中的一段内容很相似：

舌广而音宏，天女侍前后，遍召忠孝魂，座下赐卮酒。屈曲缭戾情，千义听吾剖。不到辩才天，安用哆吾口！

——《戒诗五章》

我生天上，身有千头，头有千舌，舌有千义，气足音宏，辩才第一。当念众生冤枉蹇涩，若忠臣，若孝子，若贤妇、孝女、奴仆，种种屈曲缭戾，千幽万隐，我皆化身替他分说而以度之。

——《发大心文》

文恰是诗的注释，它们当作于同一时期。龚自珍有许多“屈曲缭戾”之情，不愿意在尘世说，他把希望寄托在成佛升天以后。

这就是龚自珍第一次戒诗的颠末。

二

道光七年，龚自珍有《自春徂秋，偶有所触，拉杂书之，漫不诠次，得十五首》诗。从中可以看出，这一时期，龚自珍的心情很不好，仍处于极大的烦恼中。他说：

中年何寡欢，心绪不飘渺。

人事日龌龊，独笑时颇少。

污秽的现实使他非常痛苦，早晨醒来，常常清泪盈把。他表示，要用“道力”来与他的“寸心”交战，使之空无所有：“实证实悟后，无道亦无魔。”他认为，仙、侠、百家之学都非要道之津，只有佛家才是他的归宿：“空王开觉路，网尽伤心民”。“空王”，佛家语，诸佛之通称。龚自珍决心按照佛教教义来进行修养，使自己的心复归到佛心的境地。于是，他决定首先祛除“恋文字”的嗜好，再次戒诗：“忏悔首文字，潜心战空虚。”他改了名字，投牒更名“易简”，以示“万缘简尽罢心兵”之意。又去北京西直门外红螺寺祭扫近代净土宗大师彻悟禅师的塔，写了《四言六章》，表示他对西方佛国

的向慕，并且把它作为《破戒草》的最后一篇，自誓从此搁笔，“至于没世，亦不以诗闻，有如彻公”。

这就是龚自珍第二次戒诗的颠末。

三

通过以上分析，不难看出，龚自珍的两次戒诗都是他学佛的直接结果。

龚自珍生活在中国封建社会空前窒息、沉闷的时代，到处隐藏着危机，到处充塞着庸俗、丑恶和无耻。他孤身奋斗，渴望看到未来的曙光，然而，长夜漫漫，没有一点黎明的迹象。在科举和仕进的道路上，又始终郁郁不得志，不仅受地主阶级当权派的压抑侮辱和迫害，而且也不为一般友人所理解，被目为“古狂”^②和“龚呆子”^③。因而，他长期陷入烦闷、痛苦、忧郁、愤激的境地：

嘉庆二十二年，他自题文集为《伫泣亭文》，取“伫立以泣之义。”^④

道光元年，他在《能令公少年行》中说自己“少年万恨填心胸”。

道光二年，他和当权贵族有过一次激烈冲突：“贵人一夕下飞语，绝似风伯骄无垠。”这一次冲突的内容虽也不可考，但他受了很大侮辱，是很显然的。在《黄犊谣》中，他写道：“儿出辱矣！”又在《与邓守之书》中写道：“吾辈行事，动辄为人笑。”^⑤

道光三年，他激愤地自题居室为“积思之门”，卧室为“寡欢之府”，凭几为“多愤之木”^⑥。

道光六年，他幽默地写了一首《赋忧患》，说人间与自己相伴的故物很少，只蒙“忧患”永远跟随着。年华虽增，光阴虽逝，但“忧患”永存。同年，他又在《寒月吟》中说自己“朴愚伤于家，放诞忌于国”，承老天爷宠爱，把“忧患”交付给了自己，自己只能再拜承受。

道光七年，他受到了当权派的猜忌，决定“守默守雌”^⑦。同年，自述正在“八苦”

中度过光阴^⑧。“八苦”，指生、老、病、死、爱别离，怨憎会、求不得、五盛阴等，亦为佛家语。

道光十一年，他在《与张南山书》中说：“近居京师，一切无状，昌黎所谓‘聪明不及于前时，道德日负其初心’二语，足以尽之。”^⑨

龚自珍不仅精神上很痛苦，身体也在急速衰老：“中夜凛然惧，沉沉生鬓丝。开门故人来，惊我容颜羸。”^⑩他渴望能从忧患、痛苦、矛盾中解脱出来。这样，就逐渐逃于禅了。佛教以虚构的“彼岸世界”的幸福补偿了龚自珍现实中坎坷的命运，以禅观、心证的修持方法消弭了他精神上的矛盾。在《发大心文》中，他自称为“震旦苦恼众生某”，表示要皈依佛门，从此断绝嫉恶心、怨懣心、难忍辱心、善感心、缠绵心，等等。

龚自珍学佛很早。嘉庆二十一年，他于苏州过访归佩珊女士，归即称他为“定庵居士”，赠诗即有“艳才惊古佛，妙想托莲花”之语^⑪。嘉庆二十五年前后，他与江沅过从甚密，诗中自述：“春愁古佛知”^⑫。道光元年，自称“逃禅一意皈宗风。”^⑬道光二年，他度过了一段“缄舌裹脚”，“坐佛香缭绕中，翻经写字”的生活^⑭。道光四年，与江沅、贝庸等校刻《圆觉经》，自为愿文。道光十七年九月的一个夜里，他睡不着觉，“闻茶沸声，披衣起，菊影在扉”，忽然觉得自己已证“《法华》三昧”^⑮，魏源称龚自珍“晚犹好西方之书，自谓造深微云”^⑯，这里所说的“西方之书”指的当即《法华经》一类佛书；“造深微云”，即“已证《法华》三昧”一类意思。

在佛学思想上，龚自珍倾向于天台宗，而又兼修净土。他曾作有《以天台修净土偈》，又在《己亥杂诗》中自述：“狂禅辟尽礼天台”，“重礼天台七卷经”。这里所说的“天台七卷经”正是指鸠摩罗什翻译而被天台宗视为理论根本的《法华经》七卷本。

这一时期，龚自珍自称诵习《陀罗尼经》已满四十九万卷，这里的《陀罗尼经》乃是“净土七经”之一。龚自珍特别推崇明末和尚紫柏和藕益，藕益是天台宗的二十八世祖而又兼开净土法门。他受佛学于江沅，江沅受佛学于彭绍升，都是信仰净土宗的。

天台宗是南北朝时代南北佛学交流中所产生的流派。它企图通过戒律的守持和禅观的修证来求得所谓证悟。净土宗则滥觞于东晋时慧远等在庐山所结的莲社。它要人专念“阿弥陀佛”名号，以便往生“无有众苦，但有诸乐”的“莲花国”——“西方极乐世界”。两宗的教义虽有繁简的不同，但都要求人们摒弃物质世界，灭绝精神活动，使内心归于寂灭，无为，无念。这就是天台宗大师智顓在《法界次第观门》一书中所说的：“正观之心，犹如虚空，湛然清静”，“心心寂灭，自然流入大涅槃海”。^⑰龚自珍的戒诗正是基于佛教教义的这种要求。他说：

百脏发酸泪，夜涌如源泉。此泪何所从，万一诗崇焉。今誓空尔心，心灭泪亦灭；有未灭者存，何用更留迹？

——《戒诗五章》

枕上逃禅，遣却心头忆。

——《风楼梧》

既然诗使得龚自珍思潮起伏，痛苦万分，自然要烧诗、戒诗了。因为只有这样，他才能逃避现实矛盾，也逃避自己的内心矛盾呀！

四

如果不是由于当时现实的极端黑暗，不是由于这一现实加给龚自珍的种种迫害，龚自珍是不会“逃禅”，也不会戒诗的。“避席畏闻文字狱”，雍正、乾隆时代那些血淋淋的高压政策给龚自珍的印象是难以磨灭的。龚自珍写道：

黄尘涸洞中，古抱不可写。

第一欲言者，古来难明言；姑将诵言之，未言声又吞……东云露一鳞‘西

云露一爪；与其见鳞爪，何如鳞爪无？

——《自春徂秋，偶有所触，拉杂书之，漫不诠次，得十五首》

陈饿夫之晨呻于九宾鼎食之席，则叱矣；诉寡女之夜哭于房中琴好之家，则诤矣；况陈且诉者之本有难言也乎？

——《与江居士笺》

从这些地方看来，龚自珍是感到了言论不自由、不为人理解的痛苦的。这对他的戒诗未尝没有影响，然而，从根本上看学佛毕竟是龚自珍戒诗的主要的直接的原因。

强者是不会逃避现实的。龚自珍的“逃禅”，反映了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政治、思想的斗争中，他还是个弱者。但是，他屡戒诗而屡破戒，又反映了在严峻的现实面前，龚自珍始终无法心安理得地闭上眼睛。

从龚自珍戒诗——破戒——再戒诗——再破戒的过程中，我们看到了龚自珍思想中所进行的痛苦的斗争，看到了那个时代一个先进分子的悲剧性格，也曲折地看到了那个

时代的面影。

注：

- ① 《怀友诗三十二首》，《染香庵诗录》卷下。
- ② 孔宪彝：《报罢旋里途中寄怀诸君》，《对岳楼诗续录》卷一。
- ③ 《定庵年谱外纪》。
- ④ 王芑孙：《复龚自珍书》，《定庵年谱外纪》。
- ⑤ ⑭ 龚自珍佚文，《越风》22、23、24期合刊。
- ⑥ 参见《与江居士笺》。
- ⑦ 《释言四首之一》。
- ⑧ 《自写〈寒月吟〉卷成续书其尾》。
- ⑨ 龚自珍佚文，见张维屏《花甲闲谈》卷六。
- ⑩ 《东陈硕甫并约其借访归安姚先生》。
- ⑪ 《代简寄定庵居士、吉云夫人》，《绣余续草》卷四。
- ⑫ 《才尽》。
- ⑬ 《能令公少年行》。
- ⑭ 《己亥杂诗（狂禅辟尽礼天台）》自注。三昧，佛教修养中的理想境界。《大乘义章》：“以体寂静，离于邪乱，故曰三昧”。
- ⑮ 《〈定庵文录〉序》，《古微堂外集》卷三。
- ⑯ 《大正藏》卷四六，第六二四页。

南朝的台传

彭神保

传起源很早，战国时候就有了。史记卷75孟尝君列传：

冯驩闻孟尝君好客，蹀躞而见之。

孟尝君曰：先生远辱，何以教文也？冯驩曰：闻君好士，以贫身归于君。孟尝君置传舍十日。（索隐曰：按传舍、幸舍及代舍，并当上、中、下三等之客所舍之名耳。）

光武趣驾南辕，晨夜不敢入城邑，舍食道傍。至饶阳，官属皆乏食。光武乃自称邯郸使者，入传舍（注：客馆也）。

传吏方进食，从者饥，争夺之。传吏疑其伪，乃椎鼓数十通，给言邯郸将军至，官属皆失色。……传中人遥语门者闭之。门长曰：‘天下诟可知，而闭长者乎？’遂得南出。（《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》）

颜师古认为“传者，若今之驿。”①可见传即传驿（驿站）、传舍（客馆）。从战国以来，中经汉六朝一直到唐代，这一点没有多大变更。

宋、齐、梁史籍上所记载的“传”并非单指“传驿（驿站）”、“传舍（客馆）”，